

不是回忆录的 回忆录

陈原



文匯出版社

不是回忆录的 回忆录

陈原

 文 雁 出版社

本书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提供版权

不是回忆录的回忆录

著 者 / 陈 原

责任编辑 / 安·迪

装帧设计 / 陶雪华

出版发行 / 文匯出版社

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

(200002)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 江苏吴江伟业印刷厂

版 次 / 199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199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50×1168 1/32

字 数 / 140,000

印 张 / 6.5

印 数 / 1—5000

ISBN7-80531-437-3/G·274

定 价 / 12.80 元

文汇报题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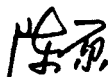
前年，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印了我的一本类似回忆录的文集，取了个其长无比的书名：《隧道的尽头是光明抑或光明的尽头是隧道》；书报提到这部书时，都喜欢使用它的副标题：《不是回忆录的回忆录》，现在印行的这个版本，由于出版者的建议，也用了这个比较简明的副标题作书名。但是我仍然喜欢那十八个字的长书名——因为我喜欢集子中那篇同名的文章：显然，不但我在西欧的几个年轻知己也喜欢这十八个字所表达的当时的心情和思想境界，就是那位责任编辑也喜欢这个境界。两年过去了，也许这个境界也已经不复存在，所以现在我也欣然同意让这一连串的单字从封面上消失了。

所有文字都没有改动，只是两个版本所收文章数量略有微小的不同；这也没有什么，不同的语境自然会有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取舍。我非常理解，而且任凭出版者妥善处理，正所谓“顺潮流左右应付”（茅盾语），乃可成正果。我总认为，文章一发表，它就属于文章所在的群体，不再属于我自己了：所以我自己从不剪存我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

书中很多篇文字都在北京的《读书》杂志登过，不过用了不同的笔名，细心的读者也许能看得出来。牛津版则国内读者看到的不多，这当然是很遗憾的。如今靠了出版者和编校者的努力，

不是回忆录的回忆录

这个集子终于在上海印这一版。让广大的读者有机会看到，这实在是很值得感激的，我和读者一样，谢谢他们了。



九七年春节于北京

牛津版前记

这是一部不三不四的、杂得无以复加的集子。取了一个其长无比的书名；不过副标题“不是回忆录的回忆录”倒有点跟内容相近。所收忆旧文字凡十四篇；外加“黄昏人语”三十一节。这些篇章，散文不像散文，杂文不像杂文，回忆录不像回忆录，说是学术论文则更无半点学术气味。只有一点是可取的，那就是：所言所论所记所忆，全都是真话。由于大脑神经老化，有些地方记忆不周详不清晰，但所讲的内容实质却都是真的。编完一看，有点狂；狂就狂吧，连孔夫子也说过，人达不到中庸，狂一狂也可以。

事情是这样开始的：

五年前我因急病住医院六个月。本不是致命的病，但躯体却痛得难当；为减轻一点肉体上的痛苦，就让精神出窍，胡思乱想，既憧憬着明天的彩虹，又回忆着昨天的甜酸苦辣，只是避过今天的痛苦。后两个月已能下床活动，寻思不如做点什么，以便消磨“囚禁”在单人病房中那种寂寞孤独的时光。手上没有计算机，没有资料，没有参考书，更没有人切磋，眼见不能继续我未完成的研究工作了，只得凭空写些回忆文字，于是写成《不是战争的战争》以及不是情书，不是地理，不是杂志这样四篇以“不是××的××”为题的文章。

六七个月后，我病愈出院，便应邀的海外讲学去了；临行前

把原稿交给一个杂志，看是否可以刊登。蒙杂志主编不弃，居然把它们分四期刊出了。可能由于标题古怪，却还受到读者的欢迎；于是主编便来向我施加压力，有时是恳求，有时是强求我写下去。这样，我在其后的几年间，又陆陆续续写了八篇，其中只有两篇依照原来的格局，还有六篇却都放开了写。原来写的这八篇，只发表了一半，其余四篇一直藏在抽屉里。

在从前被称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东欧分崩离析前后那段日子，我恰巧在海外，有一阵还在欧洲旅行，听到了和看到了许多有关的景象，不禁感慨万千，归来力疾写了一篇以福斯特战后初期写的《新欧洲》旅行纪事为依托的文章，抒发我的复杂情绪，这就是如今拿来作书名的那一篇。我很爱这篇既非回忆录也非国际评论的短文，发表时用的是一个笔名，心想不知是否有人能理解我的心情。某天深夜里，我接到旅居西欧多年的挚友打来的长途电话，说，一看就知道这篇东西是你写的，说他们几个多年旅居欧洲的青年男女，都很喜欢这篇文章，说当时欧洲许多知识分子正怀着这样的情感，文章写出他们的心声了。我，作为作者，听到这几句美言，当然是很高兴的，但我也有一点惶惑，难道真是这样的吗？

一九九四年秋天，我去东京和香港之前，写下了《黄昏人语》三十一节，分成春夏秋冬四辑在《读书》上连载。这些文字同回忆文章离得更远，管它呢。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有人甚至有点讨厌；也管不了许多了。

这一组文字收入本书时，加了两帧石刻插图——唐朝贯休和尚（八三二—九一二）画的罗汉图，第十一尊和第十三尊。有什么意思？说不出。正如故熊伟教授所谓：说，可说；不可说，不说。

陈原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目 录

文汇报题记

牛津版前记

不是战争的战争	1
不是情书的情书	11
不是音乐的音乐	25
不是地理的地理	35
不是杂志的杂志	48
不是报纸的报纸	60
隧道的尽头是光明抑或光明的尽头是隧道?	70
在欢乐歌声的背后悄悄地……	78
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95
莫向资产阶级捡破烂!	110
在名古屋遇见的诗人	121
三十年代唐·吉河德式的悲喜剧	130

黄昏人语	139
1 十五年(记《读书》)	141
2 五十年(关于罗曼·罗兰)	143
3 一百二十年(基佐的《法国文明史》)	145
4 4+2(时代的悲剧?)	147
5 简单化	149
6 二十年(谭介甫的《屈赋新编》)	151
7 中毒(关于“老”“新”“三”)	152
8 小说与政治(一段轶事)	153
9 名家? 哲人?	156
10 《新年梦》(蔡元培的小说)	158
11 两种生产	160
12 哲人的梦	162
13 语言梦(记叶籁士)	163
14 秋来了(“复杂化”也不得)	165
15 《秋天里的春天》(记作者巴基和译者巴金)	167
16 文化断裂(商务印“刷”馆)	170
17 科学断层(由杨振宁博士的演讲想到的)	172
18 狗吃狗(秦大河的日记)	174
19 知己能吃么?	176
20 巴山夜雨	177
21 您可以走了	179
22 自作多情(关于列姆尼克的《列宁墓》)	181
23 “纪实文学”(再关于《列宁墓》)	183
24 谁失败了(关于詹明信的《世界新秩序》)	186
25 留下了鲜花	188

26	《冬之旅》(舒伯特的组歌)	190
27	一个人(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	193
28	米涅(他的《法国革命史》)	195
29	可惜……	196

不是战争的战争

“不是战争的战争”——这是爱伦堡式的政论题目。确实如此，五十年前（一九四〇年），当巴黎人经历着这场“奇怪的”战争时，当这个“花之都”还未陷落时，当艾菲尔铁塔还没有受到纳粹蹂躏时，爱伦堡在巴黎。他用“不是战争的战争”这样富有讽刺性的题目，给《消息报》写了这篇政论式的报告文学。他在这篇脍炙人口的报告中写道：

本来，在今年（一九四〇）春天，人们已开始谈到愚蠢的背叛了，但是，在这不久之前的冬天，法国人却得意地宣布道：“什么，我们压根儿就没有感觉到战争！”当巴黎有半个月光景买不到咖啡的时候，巴黎人就大为生气了：“全是那些波兰人惹来的。”无线电广播员用全世界各种言语播送着巴黎餐馆的菜单。那菜单诚然诱人，但即使是最精美的炸雉鸡，也无法抗拒一只坦克的攻击。乐天主义的巴黎人，都不愿意想到这些：他们唱着希佛莱《巴黎将永远是巴黎》，十年前维也纳也有这一支非常流行的歌曲，名叫《维也纳总是维也纳》……

一九三九年法国的宣战没有伴随着什么军事行动。巴黎等待着空袭、进攻或退却，但是前线却十分平静。短视的英法政客出卖了捷克，张伯伦和达拉第利用善良而粗心的百姓们的“和平”愿望，同希特勒签订了可耻的慕尼黑协定。当纳粹在一九三

九年九月践踏波兰时，战争已经爆发了。但这是“奇怪的”战争。战火竟然没有烧到西欧——政客期待把战火引向东方，引向那“万恶”的布尔什维克的“老巢”。报纸上说，前线的士兵寂寞得要死。给他们送去了各种各样的玩意儿——玩具(!)，侦探小说(!!)，烈性饮料(!!!)以及写着法国某个地名的绸手绢。报纸评论员漫不经心地大言不惭：“我们会胜利，因为我们更强大”——于是这变成了口号，涂在巴黎街市的墙壁上，口号旁边则是家用电器和开胃酒的广告，无线电广播每天都在报道盟国把纳粹多少吨货物沉入海底，但是关于波兰的灭亡则只字不提。那时的法国微笑着说：“奇怪的战争”。那时的英国人也苦笑着说：“Phony war”——那时译作“虚假的战争”，“不像真的战争”。或者就是爱伦堡笔下的“不是战争的战争”。法国人很少去考虑击沉的船只，他们也不想看地图，更不愿考虑“东方”的布尔什维克，自然不去考虑未来的胜利——巴黎人，那时的巴黎人，五十年前的巴黎人心里只想着：活着就得像活着的样子。于是巴黎的公寓窗户玻璃上贴了一条条的薄纸条，有的女主人还剪了一些奇妙的图案——纸条和图案都为了使窗户玻璃受到炸弹冲击波时不至于四散伤人。几乎每天夜里都要举行防空演习，可怜的守门人不知根据上面谁的命令，给防空洞里的地上洒水。女人们个个穿着雅致的外套，涂着胭脂口红，携带着防毒面具的妓女在街角等候顾客。“巴黎永远是巴黎”，人们哼着小调。还在不久以前，“法西斯主义”这个词到处都可以听得到；突然间这个词从所有的演说中和报纸上消失了——法西斯主义却没有消失。谁都明白，法西斯正在准备新的进攻。大战爆发那一年(一九三九)的冬天，是欧洲最寒冷的冬天。苏芬战争正在进行。法国的政客们要求派远征军去援助芬兰。法国的将军们诚心诚意相信马奇诺防线。法国

的部长们作出了使人感到战争的“刺激”，创造性地发明了无面包日，无牛肉日，无香肠日。不是战争的战争，奇怪的战争，非真实的战争。人们在波兰，在芬兰，在挪威死去。纳粹占领了挪威，“苍蝇征服了捕蝇纸”。——后来作家史坦贝克这样说。船只不断被击沉，人们在波涛汹涌的海洋上死去。巴黎夜间空袭警报器嘶叫着。“但所有这些既不像战争，又不像和平。可怕的滑稽戏在继续着。法国在排练投降。”——爱伦堡这样说。以上这些情景，我部分采自爱伦堡在十年前写的《人·岁月·生活》，这几乎是五十年前写的《不是战争的战争》的续稿——也许只是反思，可不是续篇。爱伦堡五十年前写《不是战争的战争》带着激情，但是三十年前他写《人·岁月·生活》时，激情没有了，只剩下了愤懑和冷酷的思考……

五十年前我经历着战争——我在被称为“白区”的“大后方”经历着一场“不是战争的战争”。在这半壁河山，既不像战争，也不像和平。爱伦堡给《消息报》写的政论或报告文学使我着了迷。我把我所能收集到的爱伦堡几篇文学译文辑成一个小册子，取名《不是战争的战争》，副标题为《巴黎陷落前后》，由重庆建华出版社出版，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五日初版发行，印五千册。

《不是战争的战争》是一本仅仅六十二页的小册子，分上下两部，上部共收政论或报告五篇，即：

不是战争的战争
定命的一月
巴黎陷落前后
没有国家的人民
巴黎陷落后一个月

下篇只收两文：《从巴黎到莫斯科》和《从基辅想到巴黎》。译者为雪尘和葆荃——雪尘即张企程，葆荃就是戈宝权，都是武汉（重庆）时期《新华日报》记者，我编辑此书时，他们都已离开祖国，张随胡愈老（愈之）去了新加坡，戈则因国内政治形势恶劣，和其他文化人一道撤退到香港。因为都不在国内，所以未能征得他们的同意，他们也许从未见过这部小册子。我写的《后记》云：

右报告文学七篇，苏联 I. 爱伦堡作，与莫洛亚的《法兰西的悲剧》，西蒙士的《我控诉》，均为描写法国失败（一九四〇）的不朽作。

作者爱伦堡已无需在此介绍。他在西班牙内战时写的一些报告，已被传诵一时。他以《消息报》记者的资格，写了这些有关法国屈服的报告后，正在埋头著作长篇小说《巴黎的陷落》。第一卷甫出版，德军就侵入苏维埃的国土，爱伦堡又驰赴前线写了许多短文。

这里所收，大抵系叙述巴黎沦陷前后的景色与见闻，因取今名。巴黎陷落到今天，虽已一年又六个月，但这里所描写的一切，在我们今日看来，还历历如在目前。对于古国的人们，这七篇东西是值得一再诵读的。

而雪尘、葆荃诸先生（雪尘兄在星洲，葆荃先生在港，祝他们康健！）的七篇翻译，在不同时期内分别散见各处，能够看见的人怕不很多，湮没了自然可惜，因此搜集起来，其中几篇还对英文略为修改了三两处，在一个周刊上连载了两个月。现在既有人能出版单行本，便又从新翻看一次，改正几个错字，编完次序，让它能传得更远。

是为记。

一九四二年一月三十日深夜

遗憾的是此刻我手中没有这部小册子——以上这些是我若干年前的笔记本中抄下来的。实际上在小册子出版后几个月，

我在战地的住处被二十七架日本飞机滥炸，所有书物都成了灰烬，从这以后，我手中就再也没有这部小书了。这七篇文章是作家爱伦堡在现场写下的，充满了激情；后来他在那部回忆录《人·岁月·生活》第四卷中带着稍稍忧郁的反思，记录了巴黎陷落的场景。他写道：

……德国人突破了色当附近的法国防线，进入了法国境内。巴黎城内出现了一群群哭丧着脸的惊魂未定的比利时难民，他们携带着细软行李从街头走过。

事态的发展异常迅速。荷兰投降了。德国人占领了布鲁塞尔。公共汽车不见了，据说它们全部被征用，以便将马奇诺防线的军队调往北部。人们正在文新森林挖战壕。富人居住区像一九一四年一样，变得冷冷清清。那些管理城市交通的警察也背上了步枪。我看见了弹痕累累的比利时汽车。……

一九四〇年六月三日，德国飞机对巴黎进行了猛烈的轰炸。巴黎人开始逃难了。高射炮火彻夜响个不停。战报混乱不堪。无线电在继续广播有关被击沉的德国运输舰只的消息。大家都在说，德国人打近了。六月九日这一天，许多商店、咖啡馆、饭馆都挂出了“暂停营业”的牌子。共和国总统接见了赖伐尔。巴黎人说：“买了汽车，可是没有汽油。如果能有一匹马该多好！……”德国人在广播里说，他们已经占领了卢昂，巴黎的攻克指日可待。各个车站上全挤满了人。有的人甚至骑着自行车逃难。报纸上登载着开始审讯三十三个共产党人的消息。六月十日，法西斯意大利向法国宣战。六月十一日，到处在传说似乎苏联已向德国宣战，人们立刻振奋起来。几个小时以后，又来了辟谣的消息。巴黎人在步行逃难。一个老人吃力地推着一辆小车，车上坐着一

一个小女孩和一只绝望地吠叫着的老狮子狗，还堆着几只枕头。“洛东达”对面矗立着出自罗丹之手的巴尔扎克雕像；疯狂的巴尔扎克仿佛要从基座上跳下来似的。科坦登街拐角上的一个小店铺的主人抛下自己的店铺，甚至连门也没有上锁，香蕉、罐头扔了一地。人们已经不是在离开，而是在逃跑了。六月十一日《巴黎晚报》头版上是一幅很大的照片：一个老妇人在塞纳河里给一只狗洗澡，下面有一行大字：“巴黎永远是巴黎。”六月十三日，一个人影也没有——这不是巴黎，这是邦贝。

所有这些断章残句都是从爱伦堡的回忆录中摘出来的，可那部书是在巴黎受难后二十年才完成的。它没有陈旧。不，它永远吸引人。我经历过广州在“不是战争的战争”中的撤退（一九三八年十月）。深夜，马路上一个人影也没有，箱子，行军床，机器，零散地扔在路当中；黑暗的小巷里几个醉汉在猜拳。我也经历过更加可耻的湘桂大撤退（一九四四年），那也是一场“不是战争的战争”，从桂林到贵阳的铁路、公路上到处是逃难的人，夹杂着伤兵……爱伦堡所写的一切，“历历如在目前”。恐怕这就是我五十年前辑印这部小册子的动力罢。

战后，作家爱伦堡回顾往事，不无感叹地写道：

一九四〇年六月的巴黎仍旧浮现在我的眼前；这是一个死城，它的美使我为之绝望，再也看不见汽车、繁忙的交通和熙熙攘攘的行人来遮挡那一幢幢的高楼大厦——这是被扒掉了衣服的躯体，也可以说是一副有街道作为关节的骨骼架子。巴黎，这个在许多世纪里建设起来的都市，这个不是由某位建筑师的构思，也不是由某个时代的趣味，而是由世代的更迭和民族性格所形成的城市，颇像一座鸟兽均已离去的石林。偶尔遇见的人也都是些畸形的人：驼子、缺腿或缺手的残

废者。在工人区里，年迈的老妇人坐在凳子上编织着什么；她们那细长的手指中间夹着长长的织针。

德国人感到诧异：他们想像中的“新的巴比伦”不是眼前这个样子。他们在那少数开门营业的饭馆里大吃大喝，并且争先恐后地在圣母院或艾菲尔铁塔前面互相拍照。

人民受难的情景各不相同，但是回顾往事引起的愤懑却是一样的：在我眼前浮现的不是巴黎，而是广州、武汉、长沙、桂林……

小册子《不是战争的战争》封面署：反侵略文库第一集，反侵略通讯周刊社编。书前载有《反侵略文库刊行缘起》，这应当是我写的，因为这个周刊是我办的；但行文又不太像我的。这不去管它，从现在剩下的这篇《缘起》，可以看出我们那时的情怀：

我们没有大的希望，亦不抱着任何野心，在这伟大的时代，尽我们浅薄的能力，编写几本小书，出一个小小的文库，只要它不含毒素，并且不至成为骗人的东西，尚值一读，那我们便心满意足了。

本文库的内容，并无一定，亦不想拟定什么计划，预告什么书目。在我们发觉有可以写，可以编或可以译的材料时，我们便动手工作；至于范围，则异常广泛，不论属于什么部门，凡是有助于读者认识现实的东西，无不收容。但长篇大论，则非我们能力所及，那只好等待学者先生们去做，我们是没有胆量大干的。

我们的作风：不喊苦，不说忙，不夸张。

我们的志愿：“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至于文库之名“反侵略”，并非学时髦，因为我们都是负责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的实际工作者。名副其实，不敢掠美他人。